

WHAT DO YOU WANT
ON EARTH

张琴 著

你到底要什么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WHAT DO YOU WANT
ON EARTH

张琴 著

你到底要什么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你到底要什么/张琴著. —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
2008.8

ISBN 978-7-80680-634-0

I. 你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11874号

你到底要什么

出 版 人 李丽玮
作 者 张 琴
责任编辑 姚鸿文 朱媛美
整体设计 可 峰

出 版 太白文艺出版社
西安北大街147号 邮编 710003

发 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陕西丰源印务有限公司印刷厂
开 本 787毫米 X 1092毫米 1/16
插 页 3
字 数 280千字
印 张 21
版 次 2008年8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80680-634-0
定 价 29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邮政编码 710077

A stylized, minimalist illustration in the upper half of the page. It features a bird in flight in the upper left and a branch with several leaves and buds extending from the top right towards the center. The lines are thin and elegant, set against a plain background.

第一部

众兴制药厂的男男女女们



吴鸿影终于在渺茫的等待中盼来了希望！

她在家把要换洗的衣物，以及厚厚的毛围巾利索地装进一个大箱子提上，匆匆来到机场，乘上了飞往哈尔滨的客机。

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这里的俄式建筑一次次重复进入她视域，但却从未让她赏心悦目，传说中美丽的太阳岛，也从来没有引起她丝毫的好奇心。

过去的几年中，每月10号这一天，她会常常出现在哈尔滨这个城市——那天是探监日。

今天不是10号，她来到这个城市，准备明天一大早接弟弟吴兵出狱。

她住进一家宾馆，放下手提箱，脱掉鞋和袜子，光着脚向卫生间走去。

洗罢手，她对着镜子将盘绕起的发髻放下，变成马尾型，往头顶上一撩，用夹子卡住。

她去打开淋浴器，在花洒下，她总喜欢把水温调得很烫，然后不停地用双手将额前的碎发向脑门后推，仿佛想要彻底冲掉长久以来内心深处的困惑与无奈。

她想：“从今往后，再不用去监狱那个阴森的地方，探视弟弟的同时，遇见沈自中；再不必因为探监这天，他去看一个魔鬼心态的女人晨慧，把自己带往一个痛苦的回忆中。”

冲完澡，她没有从衣架上取下宾馆备好的毛巾服，而是打开自己随身带的箱子，取出一件浅灰色的提花睡衣套在身上，往墙边的那张床走去，仿佛只有靠墙睡才感到安全似的。

她钻进柔软的被窝里，好像是结束了千里之行的人，进了宿营一样安稳、放松、宁静！她那一双北方女人既质朴又美丽的大眼睛，久久凝视着窗帘中间的那条缝隙，从暗夜一直盼到泛起青灰渐亮的黎明……

睡眼蒙眬中，她忽然看到汇聚起来的片片雪花，像梅花瓣般地在空中飞舞，一阵呼啸的北风又将这雪片吹散，好像麦穗尖似的从她脸上轻轻滑过……

咣当一声，她猛地回过头，原来是监狱那扇铁门打开了，弟弟吴兵缓慢地从

里边向她走来，漫天纷飞的雪花仿佛是一张硕大的帷幕，将她和弟弟笼罩在蒙蒙的雾状中，她顿时像木雕泥塑似的，唯有眼眶里含蓄多时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，一颗颗地滚落在雪地上。

她迎着弟弟走去，弟弟也向她走来，就这样走啊走……可谁也靠近不了谁，相反，他们的距离是越来越远！

恍惚中，她的前夫王镐京也出现了，他上前接过吴兵的包，搂住他的肩膀，两个人默无声息地走在她前面。

她踩在他俩身后的脚印上，一步步地跟着走……

这时，远方隐约传来一首箫管独奏曲，伴着沙沙的落雪声，她听着，她专心地听——感觉到这首乐曲既伤感又不陌生！

她颤抖了一下，泪眼迷离地翻起身，一时间分不清这是梦境还是现实？这已是第二次，第二次她体验着满含苦味与挣扎的夜晚，她脑海中闪现出曾经类同的那个梦——当时，她刚参加工作不久，和车间小组长王镐京谈恋爱……

母亲张守萍极力反对！

她烦闷，她想不通，在那些苦思冥想的日子里，为了寻求逃避，她经常是一进家门就钻进自己的小屋，听着床头柜上那个闹钟哒哒哒的响声，独自度过寂寞的分分秒秒。

数个不眠之夜后，她反应就不像以往那么敏捷，思路也不太清晰了，常常会产生一种幻觉，心跳到好像自己突然坠入了万丈深渊一样！

那天夜里，她在似梦非梦中，眼前出现了一辆缀满玫瑰与百合的花车，一位西装革履的陌生人从容沉着地走出来，他坚定地伸出手邀请她上这辆车。她惊愕了！当她反应过来时，便惊惶失措地转身奔跑……呼喊起未婚夫的名字：“王镐京、王镐京！”片刻后，那陌生人似乎从天上漂浮到她眼前，他镇定霸道的模样儿让她羞于和他面对，她在回避他目光的同时产生了某种冲动，越来越强烈的冲动——她抵抗起这种冲动，体会到的却是前所未有的矛盾与焦渴……

不知什么时候天上飘起了雪花，恰似今夜的梦境，雪花也像梅花瓣似的飞舞，纷纷落在房屋、树枝和地上，飞旋在空中的那些雪片凝结成冰茬，从她脸上砣砣地滑过，同样苍凉的箫管声在她耳边响起……

那天夜里，她也像受到惊吓的孩子从床上一轱辘爬起，目光呆滞地望着漆黑的四周，无助的泪水刷刷刷地从眼眶往外涌，当时她分不清是幻觉还是在现实中？她不断唤醒自己！原来，那一切全是发生在互不相连的梦中！

直至现在，她依然想不通，沈自中的面貌，为什么要在自己结婚前夕清晰地闯入脑海？这难道就是冥冥之中的预兆？

那个梦境的次日清晨，她打开窗户，简直惊得目瞪口呆，眼前错落有致的楼宇，银装素裹的树木，都如同披上了一层加厚的白色外衣。

下雪了！真的下雪了！昨天下午下班时，还是阳光明媚，一夜之间就下起了鹅毛大雪，她惊叹，着实惊叹！现实竟能和梦境吻合得丝丝入扣！

她低下头，想着想着……床头柜上的小闹钟又响起了，时针指向7点10分。她赶快打开柜子，拿出一把蓝底白花的伞准备出门。

母亲张守萍站在她身后说：“鸡蛋煎好了，吃完早点再走。”

吴鸿影躲避着母亲的目光回答：“我去厂里吃。”

这时，躲在她家门口大槐树后的王镐京，听到吴鸿影和她母亲的对话，蹬起了自行车，飞快地跑去距离她家不远的地方隐蔽起来，不停地伸头望着吴鸿影要走过来的方向。

吴鸿影一个人撑着伞向他匆匆走来。

王镐京这才像吃了定心丸似的，赶忙用衣袖掸掉自行车后座上的雪花，示意让她坐上。

吴鸿影侧身去坐时，他们两个人都被她手举的那把小花伞遮住了。

与此同时，张守萍骑着自行车从他们身边急速擦过去。

王镐京忧心忡忡地问：“这两天你妈对你的态度好点了吗？”

吴鸿影低下头，若有所思地答道：“谁知道呢，自从咱俩定下结婚日子，至今我都不敢跟我爸妈的眼光对视。”

他们俩说着，到了厂门口。

王镐京突然用手一指，扭头对吴鸿影说：“你妈！”

吴鸿影顺着他的手望过去，果真是母亲！

张守萍正站在一个不引人注目的角落，双手扶着自行车把，注视着进厂的人群，她好像在寻找着谁。

吴鸿影赶快跳下自行车，对王镐京说：“你骑车先走吧。”

王镐京推着自行车走到张守萍身边，叫了一声：“阿姨。”

张守萍像一个赌气的孩子，推上自行车就走。

王镐京再回头看吴鸿影时，发现她的脸红了，一直红到脖子根，他心里暗地纳罕：“真还没见过，她会有这样一副尴尬的窘态！”

这时，厂里几个小伙子从他俩身边经过，他们看着吴鸿影，七嘴八舌地议论：“你们听说了吗？厂里那朵名花有主啦。”

“这也能叫新闻？哼，谁不知那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。”

“王镐京这小子是近水楼台先得月。”

“听说吴鸿影家根本不同意。”

“局长的宝贝女儿，又是从学校分来有文化的人，能嫁给一个农村招来的工人？”

“王镐京这小子是有点内才，不然的话，大美人怎么能看上他呢！”

“我现在过去自报家门，兴许是个机会。”

“厂花要把你当流氓骂一顿，多不划算。”

“吴鸿影也许看上王镐京会拉二胡呢……”最后那个小伙子话说了一半，又失望地总结道，“哎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么。”

两年前，吴鸿影和同班同学高小引、刘春玲一块分来这家国有企业——众兴制药厂。

高小引曾宣称：“我到哪儿都这么说，吴鸿影是造物主特别眷顾的人，皮肤白润得一碰就能滴出奶水来，她真诚的笑容里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，花瓣似的脸上长着椭圆形的下巴，红扑扑的嘴唇总像涂过口红一样，那打着卷儿的长睫毛，一眨眼睛像把扑闪扑闪的小扇子，即使用最锐利的眼光在她脸上也无可挑剔！”

乍一想，也是，岂止是她的脸蛋儿，高挑的身材一米七几，走起路来两只胳膊总是向下、向后垂着，似乎有意在遮掩自己肩膀略宽一点儿的小缺憾，久而久之的习惯便养成了她舒展的举止，厂里常有人用“得体，夺目”这四个字来形容她。

高小引对同学吴鸿影是这番评价，对另外一位同学刘春玲也自有看法，这个看法倒是蛮简洁的，只有三个字：“是非精。”

这会儿，刘春玲看到吴鸿影和小组长王镐京一起走进车间，她赶快拉过一位叫梁建东的同事说：“建东，你对吴鸿影和小组长的事咋看呢？”

梁建东：“啥事？”

刘春玲：“恋爱的事么。”

梁建东：“知不道！”他一边往自己的工作台那边走，一边从鼻子里“嗤”了一声，不耐烦地说道，“你太多事了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刘春玲：“我信任你才跟你说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，”她碰了一鼻子灰，不甘心地追上梁建东又说，“哎，你怎么越来越像高小引了？你俩简直就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！”

梁建东：“刘春玲，你我两个人说话，少胡拉乱扯噢！别一天到晚关心起别人比关心自己为重。跟你不相干的事，你看你那个情绪，高涨得像刚打过鸡血了一样。”

刘春玲：“你跟高小引溜个什么劲儿？”她毫不示弱地冲着梁建东说，“高小引和吴鸿影是胡萝卜不拆把儿，那俩是咱车间的一对神经病，哼！哪儿轮得上你去套近乎！”

梁建东：“你才是全车间的第一神经呢，除了会拨弄是非，还会什么？亏你们三个还是同学！”

刘春玲：“梁建东，”她不依不饶地大声说，“你敢说我比她们俩还神经？”

梁建东：“你呀，同学的窝也戳，不是非精是什么！”

刘春玲对梁建东的称呼似乎认同了，她不但没暴跳如雷，反而凑近他，推心置腹地说：“你怎么能把我的好心当了驴肝肺呢？实话跟你说吧，高小引身上有资

产阶级倾向，她羡慕人家吴鸿影是高干子弟。你还不知道吧，高小引在学校可神经了，经常请来一个女的，站在我们班的讲台上，就朗诵她写的那些谁都听不懂的疯子诗；有一天，她还手捧和平鸽，站在窗户前手一松，装出天使般的口吻说，‘这象征着和平与自由。’那个酸哪！高小引穿着喇叭裤，和吴鸿影一起听着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古典音乐，硬把自己往高雅人物里挤！还标榜什么她是我们班引领时代新潮流的人！哼，我才不相信，她能和你这穿蓝制服的工人阶级产生感情？梁建东，人的命天注定，胡思乱想不顶用，高小引要是能嫁给你梁建东，我就把头割下来送给你！”她满怀信心地一直盯着梁建东，等待着这番话产生效果。

梁建东漫不经心地一笑，表示对她的“高论”毫不感兴趣，并抖动着一双腿说：“大活人送给我都不要，要你个死人头？”

高小引走进车间了，她看到梁建东对着刘春玲又说又笑，便将手提包猛地一下抡到背上，带着不屑的目光故意从他俩中间走过去。

刘春玲一直看不惯她股傲劲儿，正好把对梁建东的不满也一并发泄到她身上：“高小引，昨天下午还没打下班铃，你为什么提前走？”

梁建东惊讶地看了刘春玲一眼，觉得这女人真是个好战分子，就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台前。

高小引瞥了刘春玲一眼，用英文说道：“你跟谁说话呢？”

刘春玲既生气又无奈，回了一句：“你装什么洋蒜呢！”

高小引一边往前走，一边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半吊子！”

刘春玲在她身后喊道：“高小引，你把扫药片的小扫帚放哪儿去了？”

高小引头也不回，继续用英语回答：“不知道！”她突然又掉过头，对刘春玲大吼一声，“你见谁没下班就提前离开车间了？”完后，她对着吴鸿影做了个鬼脸，又一本正经地对王锦京说：“组长，我去更衣室换工服了。”

她来到更衣室，从提包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卡式录音机，靠着一排换衣柜，按下开关，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响了起来，她朦胧起双眼听着，身子配合强劲的曲调前后晃动……

刘春玲在她的工作台前翻来覆去找她们俩共用的扫药片的小笤帚，怎么也找不到，她便追来更衣室，准备寻事。

她看到高小引正摇头晃脑地哼着曲儿，像发现新大陆似的，觉得这下机会来了，于是深深地倒吸了一口气，踮起脚尖，难以自控地晃动着身体，一步一步地往外退。

她出了更衣室，便一溜烟似的跑向办公室，要找车间韩主任，准备点高小引一炮。

韩主任四十多岁，丈夫在公安局工作。

刘春玲常主动提出调班，根据韩主任丈夫的休假日确定自己的换休假。

韩主任觉得这姑娘挺懂事。

她一跑进办公室，直截了当地说：“韩主任，高小引因为和吴鸿影关系好，所以组长包庇她，不汇报她经常迟到早退的事，”她又用煽动的语气说，“你是不明真相，高小引常把我和她共用的工具藏起来，我要是问她，她就操起极不标准的英语回答我，呜哩哇啦的，不止我一个人烦，车间的男女老少对她这种怪异行为都很反感！”

韩主任：“高小引的老毛病又犯了，你先回车间吧，我这儿有客人。”

刘春玲觉得说得还不尽兴，又补充说：“上班都快一个小时了，高小引还呆在更衣室里偷听命运交响曲，她手舞足蹈，那个入迷劲儿，我都走在她跟前了，她居然都没有发现。”

韩主任：“你先走吧，过一会儿我就去处理她的事情。”

刘春玲看了韩主任办公室坐的客人一眼，觉得有点面熟，便轻轻地闭上门，她没有走，她要听她们在里边说什么。

那位客人说：“吴鸿影每次上夜班，都是由王镐京接送，这些我不是不知道的……”

刘春玲恍然大悟，怪不得觉得面熟呢，原来韩主任指的客人就是吴鸿影的母亲张守萍，这下，她更不能走了。

韩主任：“客观地说，他们俩是在工作中建立起的感情。”

张守萍：“我的姑娘我了解，我看左右她的是感恩心。”

韩主任：“工作上一丝不苟的人，生活上一般也具备责任心。”说到这里，她给张守萍倒了杯开水，一边递一边说，“王镐京这孩子很勤奋哪！”

张守萍接过水杯说：“谢谢！他们这一代人不像我们那个时候，让繁琐的家务搞得那么辛苦。现在社会发展了，人们的生活随之变得简单。洗衣物用洗衣机，做饭就不用说了，到处有半成品可买。擦桌子扫地，这些不用动脑筋的活儿，说着话聊着天的功夫，顺手就都做了，多活动活动身体还能起到锻炼的作用，关键是结婚后要朝夕相处，那牵扯的问题可就多了。韩主任，我们俩换个位置，假若吴鸿影是你女儿，你同意她和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人处朋友吗？”

韩主任说：“用发展的眼光看，王镐京是有前途的，”她又补充道，“这孩子的人品也不错。”

吴鸿影的母亲答道：“可问题在于他们俩根本不具备共同生活的基础啊！我们都是生活阅历的人，懂得双方在相处过程中，看似提不上串的那些矛盾是最折磨人的。他们俩生活环境不同，对事物的看法不同，生活习惯就更不相同了，如果在一起过日子，步调都统一不了，怎么可能生活得愉快呢？”

刘春玲听到这里，差点笑出了声，她赶快用手捂住了嘴，扭身便往车间跑，路上，她不知出于什么心态，抑制不住地前仰后合，嘿嘿嘿地笑个不停。

她进到车间，幸灾乐祸地看着王镐京，对他打着哑谜的手势。

王镐京仰起头，根本看不懂她在干什么？很快就又低下头干起活来。

刘春玲灰心地回到自己的工作台前，但没有放弃对周围情况的观察。

她趁吴鸿影去水管洗手这点功夫可逮住空子了，凑到王镐京跟前，神秘地说：“组长，吴鸿影她妈找上门来了。”

王镐京想了想，说道：“她母亲是反对我们交往，可她了解她女儿把面子看得很重，会找上门？”他摇了摇头，断言：“我不信！”

刘春玲拽着王镐京的胳膊说：“信不过我？立马去韩主任办公室证实！”

王镐京看她这么肯定，对自己的看法动摇了：“你看见她妈来了？”

刘春玲答非所问地说道：“高小引个神经病，还给我耍架子呢！”

王镐京：“我问你怎么知道那人是吴鸿影的妈妈？”

刘春玲是不是在吊王镐京的胃口？不知道，反正她就是不接他的茬，只在说自己想说的：“组长，高小引不知哪根神经错位了，把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学校哼到咱们厂！”她指着手腕上的表说，“这不，都几点了，她还呆在更衣室里听呢。”说着，眼睛向上一翻，回忆似的也轻声哼了起来……正哼着，她又打住，猛醒似的说道，“噢，对了，我是去给韩主任汇报高小引，才发现吴鸿影她妈坐在那里的，这你该相信了吧？”不等王镐京回答，她在鼻子里“哼”了一声，又转移了话题，得意地说，“我才不管三七二十一呢，当场把高小引美美告了一状！”

王镐京：“你凭哪点断定那人是吴鸿影的妈妈呢？”

刘春玲身体向上一挺：“我猜出来的！”她往四周张望了一番，凑近王镐京说，“你还别说，那张脸跟吴鸿影长得要多像有多像。组长，你千万不要给吴鸿影说我去韩主任那儿汇报高小引的事，她要是把这话传给高小引，”她用眼睛向车间瞟了瞟说，“梁建东那个第一傻瓜和高小引那个第一神经加在一起，还不把我给吃了？组长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那俩穿一条裤子还嫌肥呢！”

王镐京根本没心思听她扯高小引和梁建东，只想进一步落实情况，他将远离的话题又拉回来说：“刘春玲，你刚才说吴鸿影她妈找韩主任的事，到底有没有准啊？”

刘春玲硬拽住王镐京，边走边说：“走，我让你也趴在韩主任的窗根下听一听，你就知道那个人到底是不是她妈。”

王镐京甩开她的手，问道：“你听见她们说什么没有？”

刘春玲又拽住他，说道：“我当然听见了，出了韩主任办公室的门，我还听了好长时间呐！组长，她妈说呀……”突然，她停住嘴，手也从王镐京的胳膊上松下来。

原来是吴鸿影洗完手了，她正向这边走来……

刘春玲虽说打住了话头，到底还是心痒难耐，她晃着头，竖起一根手指，挡在嘴巴中间：“嘘……组长，你千万要保密！你记住，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，等过一会儿，我再详细细细地把情况告诉你。”

刘春玲跟王镐京说完这些，便溜出车间，又来到韩主任办公室门口，这次是

趴在门缝看，不但要听里边的谈话内容，而且还要看清她们俩的动作，她一定要让小组长知道，从她这里传出去的消息不仅准确无误，而且有声有色。

韩主任低下头看看手心，又看了看手背，对张守萍说：“他们俩准备下一周结婚。”

张守萍不禁大惊失色：“结婚？”

韩主任：“是呀，前天下午他们俩一块儿来找过我，主要谈向厂里要房子的事。”

张守萍：“太过分了，这对家长起码的尊重都没有，我不同意这件事，希望领导也能制止他们！”

韩主任：“张守萍同志，您冷静点，现在不是战争年代，组织不能随意插手人家谁个人的私事。我们都是国家干部，《婚姻法》上明确规定，婚姻自主。”

张守萍压住心头的火，她清楚，在这个地方继续说下去也无济于事，只好站起来告辞，她临走，挤出一丝勉强地笑容，礼貌地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是我强人所难了。”

刘春玲转身跑回车间。

她走到吴鸿影身边，气吁吁地说：“老同学，你和组长打报告向厂里要房子了？”

吴鸿影：“你从哪儿知道的？”

刘春玲：“什么事情能瞒过我刘春玲？可能连你都不知道吧，你妈现在就坐在韩主任的办公室，”她盯住吴鸿影的脸，见她无动于衷，便加重语气说道，“你吃豹子胆啦？这么大的事情，不和家人商量，竟敢私自决定要嫁人？”她停住嘴，眼睛却似乎还在追问，“你妈坚决反对，看你怎么办哪！”

吴鸿影掉头看了看正在干活的王镐京，又回头，神情自若地问：“刘春玲，你什么时候看见我妈坐在韩主任办公室的？”

刘春玲：“怎么，他没告诉你？你去洗手那阵儿，我都给组长说过一遍了，绝对没加盐加醋。”

这时，高小引从更衣室走到吴鸿影面前，心情愉快地把车间环视了一圈，问道：“韩主任今天来没？哎，领导也有请假的时候，”没等吴鸿影回答，她紧接着又说，“我来片剂车间几年了，今天是精神最放松的一天！”

刘春玲扫兴地瞥了高小引一眼，说道：“我正和吴鸿影说事呢，哪儿杀出你个程咬金来了！”她将头猛地一甩，神经兮兮扭身就走。

高小引轻蔑地回了她一眼，回到自己工作台前，抽出一本黄皮旧书，走到吴鸿影跟前，坐在她对面就开始念：“对人要和气，可是不要过分狎昵，相知有素的朋友，应该用钢圈箍在你的灵魂上，可是不要对每一个泛泛新知滥施你的交情。”念着念着，她突然放大声朗读起来，“留心避免和人家争吵；可是万一争端已起，就应该让对方知道你不是可以轻侮的。倾听每一个人的意见，可以只对极少数人发表你的意见；接受每一个人的批评，可是保留你自己的判断。尽你的财力购置贵重

的衣服，可是不要标新立异，必须富丽而不浮艳，因为服装往往可以表现人格。”她边读，边打量起刘春玲的穿戴来，并话里有话地说道：“这既不是我的读后感，也并非我要有意指向某一个人，完全是作者在书上有针对性地写的。”

王镐京向高小引走来。

高小引依然大声朗读：“不要向人告贷，也不要借钱给人；因为债款放了出去，往往不但丢了本钱，而且还失去了朋友……”

王镐京：“高小引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大家都忙于生产，你在工作时间朗诵，读的都是什么呀，什么钱不钱的。”

高小引摇着头说：“组长，书上写着那么多，你都记不住，偏听到一个钱字。”

王镐京没搭理她，看了看机器上贴的英文字母，气不打一处来说道：“正经点儿，你为什么要给机器上贴英文字母？”

高小引顽皮地对他一笑，举手说道：“向组长的爱国主义精神学习，向组长的民族自尊心致以崇高的敬意！告诉你吧，我今天在机器上写英文，就是等着有一天外国人在机器上写汉字！这叫超前意识，你懂吗？”

王镐京无奈地说：“常有理！”

韩主任送走吴鸿影的母亲，直接来到车间。

高小引背对着她。

韩主任上前一把从高小引手上夺走了那本书。

高小引头也没回，顺手一推。

韩主任险些被掀了个仰面朝天。

吴鸿影和刘春玲同时扶住了韩主任。

王镐京情绪激动，大吼一声：“高小引，你太过分了！”

韩主任强自按捺着，对高小引说：“走，到我办公室去！”

高小引完全是一副抗议的姿态，昂着头，看也不看韩主任。

梁建东走到韩主任身边，息事宁人地说：“韩主任，你还不了解她的性格吗？别和她一般见识！”

高小引斜了斜眼睛看梁建东时，却发现韩主任气得已是浑身发抖，她意识到是自己过分了，这才猛地一下推开了围上来的人群，主动向韩主任办公室走去。

王镐京看着已经散去的同事，吁了口气，低声对吴鸿影说：“你也得注意点，车间不少人说你和高小引走得太近。”

吴鸿影没有吭气。

高小引走进办公室，不等走在她身后的韩主任说话，给自己已经找到了位置，扑通一声坐下去，大腿跷二郎腿，像要把屁股钉在凳子上一样，头仍然偏着。

韩主任看着她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，气冲冲地说：“高小引，你把你的本职工作做好过没有？上班时间不是抱着一本英语书看，就是举着一本外国小说朗读，你自己不好好干活儿，还影响别人，为什么要把共用的工具藏起来，你哪来这么多鬼

把戏？你迟到早退，没到下班时间就急着往外走……”

高小引始终保持着一一种不变的姿势，眼睛盯住天花板，寻思着：“这绝对是刘春玲点的炮，这个鬼地方，我早想离开了，谁愿意听你整天絮叨。”想着想着，她不由自主地说出声来：“真庸俗，真无聊，真乏味，一天正事不干，就会戳是弄非！”

韩主任听出她这话是有针对性的，便毫不客气地说：“照你这么说不，错在别人身上？像你整天在车间和正义力量对抗，就得被有觉悟的同志监督！不检查检查你自己，你说，我去车间，只要是从你身边经过，哪一次你不用背英语的方式含沙射影？”

高小引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含沙射影？还懂几句英文，谁理解我晚上回家有多少东西要学？我的时间根本不够用，谁都想盯着我！”

韩主任：“嘟囔什么呢？自以为是！大声点儿！”

高小引抬起头，扮出一副受委屈的样子：“你官僚，根本不知道车间有些人伙同起来欺负我的那些事儿，我单枪匹马能对付得了他们一帮人吗？”

韩主任翻开手里拿的《莎士比亚全集》看了看，态度没有先前强硬了，说道：“整天读名著，也得学以致用吧。”

高小引趁势套近乎了，用恭维的语气说：“韩主任，我早知道你是下过乡的老知青，和车间那些俗人就是不一样！其实呀，我是不和车间那些人一般见识，他们还自鸣得意呢，哼，傻比！”

韩主任把手里的书猛一合，使劲往桌子上一放，严厉地说：“一个女孩子怎么讲话哪？刚说过你，读的是世界名著，语言却这样不文明？”

高小引被韩主任突如其来的严肃样儿唬住了，却还强词夺理：“傻比，调过来念，比傻，意思是她比傻子还要傻。”

韩主任啼笑皆非地说：“你这个高小引呀，与其是在讲道理，还不如说是为自己开脱。”

高小引：“我据理力争，不应该？还是个知识青年呢！”

韩主任：“你旁门左道有一套啊！”

高小引：“你……”她嘴一撇，头一偏，小声嘟囔着，“你正门正道，井底之蛙。”

韩主任：“说什么哪？口齿放清楚。”

高小引：“刘春玲那帮人私下说我精神有问题，他们呢，看似勤勤恳恳地在活，实际是重复性劳动，早晚要被机械代替，我……我比他们清醒多了！我没自己的理，哪来和他们的矛盾？”她特别强调了“自己”和“他们”这几个字后，再次歪着头说，“道理？标尺掌握在谁手里，谁说的话就是道理。”

韩主任：“上班时间躲进更衣室里偷听音乐，有道理吗？你小小年纪，从哪儿学来为自己辩解的这套谬论？”

高小引：“偷听？你别给我乱扣帽子行不行，我可受不了！”

韩主任：“上班时间你不干活儿，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在车间搞煽动，背着牛头不认账，是不是非得让我把你当场按住，你才承认呢？”

高小引：“罪名不小啊，我是想煽动呢，你认为我有那么大的能量吗？”

韩主任：“你还振振有词了？下海下海，这话不是从你嘴里传出来的？”

高小引：“谁不知道这两个字，这话有什么错？我还认为谁敢丢下铁饭碗下海，他就是鲁迅笔下的先驱者！多少人已经有行动了，我才只是个跃跃欲试！领导，我是大海一滴水都够不上哪，轮得到我煽动吗？”

韩主任：“鲁迅要知道你这样理解他，他不气死了……哦，他已在九泉之下了。哎，我都被你这种人气糊涂了！”

高小引：“算算算了，我和你们这些人不在同一个层面上思维！再说，像我这样的人多下海几个，你不省事了？”说着，她走出办公室。

梁建东早站在车间门口等她，他看到高小引并没有像他想象得那样生气，有点意外，却也放下心，于是便走上前：“咳，韩主任其实是个好人，刀子嘴豆腐心，你别和她计较。”

高小引不搭理他，径直从他面前走过去，突然回头，瞪了他一眼说：“去去去，别在这儿幸灾乐祸了！”

梁建东用手抓了抓后脑勺，靠近她说：“韩主任是不是又说要扣你工资了？别生气，她不也只是限于口头警告嘛。”

高小引一直走到自来水管旁，用大家平时的洗手盆接了满满一盆水，冷不防，对准刘春玲就泼了过去。

刘春玲“呀”了一声，落汤鸡似的直冲向高小引，用手抓去。

高小引：“你这个十足的是非精，看我怎么修理你吧。”

吴鸿影赶忙上前拽住刘春玲的双手。

刘春玲冲着吴鸿影，一副撒泼的样子说：“你少在这儿拉偏架！”

高小引扭身将手上的空脸盆放回水管旁，又就手拿起肥皂盒，准备扔过去。

王镐京一个箭步，抱住高小引的后腰，硬是把她拖到车间外面了。

吴鸿影走出来，跟在他俩后面说：“我和高小引请一会儿假行不？”

王镐京：“也好，省得矛盾激化。”

吴鸿影摇摇头，责备高小引：“我们和刘春玲是一块分来的同学，你和她那样撕破脸皮闹……”

高小引：“吴鸿影，你以为我真的胡闹哪？”她哈哈地大笑说，“我那叫看客下菜，她和我积怨太深了，我到现在不是团员，就是她在学校给我使的坏！分来车间，她毛病不改，今天我给她一个知道，看她以后还敢不敢去韩主任那儿汇报我。放心好了，我会把她那点儿矛盾放在心上？那不把她看高了！”

她们俩边走边说，一直走到离车间很远的围墙这块儿地方——这里春天草木葱茏，野花盛开，黑色、白色、黄色、彩色的花蝴蝶飞来飞去……时而也会飞来蜜

蜂和马蜂，吓得她俩是又喊又躲。

今天虽然不见花也不见草，可昨天晚上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雪，让大小树枝变得又白又胖，厂房、楼群露出参差不齐的轮廓，把这儿变完全成了银色的世界！

来到这里的心境，如同往昔一样的舒畅宁静……她们凝视着雪地上发亮的一个个小点儿，吴鸿影碰了碰高小引的胳膊说：“记得刚分来厂里时，我们俩经常来这儿采野花儿，拿回宿舍，插进汽水瓶里多漂亮！”

高小引：“我忘了，反正我只记得，夏天有两个人来到这个没有修饰过的原始花园，坐在树底下吃凉皮，吹凉风，看着时隐时现的蝴蝶，说着各自的心里话，咳，那种感受再也找不回来啰！”

吴鸿影：“想起在学校那会儿，咱俩也不知哪来那么多话，睡在一个被窝里没完没了地说。”

高小引：“那时候我们在一起总谈远大理想，可现在你……鸟长大要飞，女长大要嫁啊！”

吴鸿影：“憧憬未来，都是学生时代的冲动。”

高小引：“憧憬未来的事，我倒是记不住多少了，可你问过我的那句话，至今我可是记忆犹新哪！”

吴鸿影：“哪句？”

高小引：“婚姻是女人一生追求的终点吗？”

吴鸿影心里一颤，立刻联想到那个梦……她停顿了，她脸红了：“昨夜我做了个梦，一个很奇怪的梦……”

高小引愣了一下，将身体向前一倾，堆着满脸的坏笑看了看她说：“你梦见自己当新娘了？”

吴鸿影低下头，望着脚面没回答，她向前走了几步后才说道：“是梦见当新娘了，可新郎不是王镐京。”

梦中的事，虽说当不得真，可以高小引对吴鸿影的了解，却不认为这是她纯粹的一个错觉，她说了一句：“多智者近妖！”

吴鸿影：“别用这句话形容我，我怕自己的第六感觉。”

高小引理了理自己额前的发丝，认真地说道：“吴鸿影，从你身上，我还真怀疑大自然里储存着信息呢，你这个人平时心静，没准儿大自然中还真存有信息，有人没上升理论前先有感觉，这不，你的第六感终于自动出来提醒你了！王镐京从出身到相貌，哪点配得上你，你和他是姻缘吗？我从来免谈你和他的事，因为我想不通，你怎么会看上他的？”

吴鸿影：“我心里不知是不是在矛盾，都该谈婚论嫁了，为什么还要梦见另一个陌生人，他看起来还很面熟，尤其那种好似爱情的感觉，是我和王镐京在一起从未体验过的。”

高小引没接茬，自顾自地唱了起来：“在哪里，在梦里见过你，你的笑容这样